

李娃傳  
楊娼傳  
綠珠傳  
霍小玉傳

會真記  
梅妃傳  
潤玉傳  
趙氏二美遺踪

長恨歌傳  
李師師外傳附錄  
少室仙姝傳



會

真

記

元  
稹  
撰

中  
華  
書  
局

此據龍威祕書本  
排印初編各叢書  
僅有此本

會真記

# 會真記

鶯鶯傳

唐元稹撰

唐貞元中有張生者。性溫茂。美丰容。內秉堅孤。非禮不可入。或朋從游宴。擾雜其間。他人皆洵洵拳拳。若將不及。張生容順而已。終不能亂。以是年二十三。未嘗近女色。知者詰之。謝而言曰。登徒子非好色者。是有淫行。余真好色者。而適不我值。何以言之。大凡物之尤者。未嘗不留連於心。是知其非忘情者也。詰者哂之。亡幾何。張生游於蒲。蒲之東十餘里。有僧舍曰普救寺。張生寓焉。適有崔氏孀婦。將歸長安。路出於蒲。亦止茲寺。崔氏婦。鄭女也。張出於鄭。緒其親。乃異派之從母。是歲渾瑊薨於蒲。有中人丁文雅。不善於軍。軍人因喪而擾。大掠蒲人。崔氏之家財產甚厚。多奴僕。旅寓惶駭。不知所托。先是張與蒲將之黨友善。請吏護之。遂不及於難。十餘日。廉使杜確。將天子命。以統戎節。令於軍。軍由是戢。鄭厚張之德甚。因飾僕以命張。中堂宴之。復謂張曰。姨之孤嫠末亡。提攜幼稚。不幸屬師徒大潰。實不保其身。弱子幼女。猶君之生也。豈可比常恩哉。今俾以仁兄禮奉見。冀所以報恩也。命其子曰歡郎。可十餘歲。容甚溫美。次命女。鴛鴦。出拜爾。兄活爾。久之辭疾。鄭怒曰。張兄保爾之命。不然。爾且虜矣。能復遠嫌乎。久之乃至。常服悴容。不加新飾。垂鬟黛接。雙臉斷紅而已。顏色黝異。光輝動人。張驚爲之禮。因坐鄭傍。以鄭之抑而見也。疑睇怨絕。若不勝其體。問其年紀。鄭曰。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。終今貞元庚辰。生十七年矣。張生稍以詞導之。不

對終席而罷。張自是惑之。願致其情。無由得也。崔之婢曰紅娘。生私爲之禮者數四。乘間遂道其衷。婢果驚沮。媢然而奔。張生悔之。翌日婢復至。張生乃羞而謝之。不復云所求矣。婢因謂張曰。郎之言。所不敢言。亦不敢泄。然而崔之族姻。君所詳也。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。張曰。予始自孩提。性不苟合。或時執綺開屏。曾莫流盼。不爲當年。終有所蔽。昨日一席間。幾不自持。數日來。行忘止。食忘飽。恐不能逾旦暮。若因媒氏而娶。納采問名。則三數月間。索我於枯魚之肆矣。爾其謂我何。婢曰。崔之貞慎自保。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。下人之謀。固難入矣。然而善屬文。往往沉吟章句。怨慕者久之。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。不然。則無由也。張大喜。立綴春詞二首以投之。是夕紅娘復至。持綵箋以授張曰。崔所命也。題其篇曰。明月三五夜。其詞曰。待月西廂下。迎風戶半開。拂牆花影動。疑是玉人來。張亦微喻其旨。是夕。歲二月旬有四日矣。崔之東有杏花一樹。扳援可踰。既望之夕。張因梯其樹而踰焉。達于西廂。則戶半開矣。紅娘寢於牀上。因驚之。紅娘駭曰。郎何以至。張因給之曰。崔氏之箋召我也。爾爲我告之。亡幾。紅娘復來。連曰。至矣。至矣。張生且喜且駭。必謂獲濟。及崔至。則端服嚴容。大數張曰。兄之恩。活我之家。厚矣。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。奈何因不令之婢。致淫逸之詞。始以護人之亂爲義。而終掠亂以求之。是以亂易亂。其去幾何。誠欲寢其詞。則保人之姦不義。明之於母。則背人之惠不祥。將寄於婢僕。又懼不得發其真誠。是用託短章。願自陳啓。猶懼兄之見難。是用鄙靡之詞。以求其必至。非禮之動。能不愧心。特願以禮自持。毋及於亂。言畢。翻然而逝。張目失者久之。復踰而出。於是絕望數夕。張君臨軒獨寢。忽有人覺之。驚歛而起。則紅娘歛衾攜枕而

至。撫張曰。至矣。至矣。睡何爲哉。置枕設衾而去。張生拭目危坐久之。猶疑夢寐。然而修謹以俟。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。至則嬌羞融冶。力不能運支體。曩時端莊不復同矣。是夕旬有八日也。斜月晶熒。幽輝半床。張生飄飄然。且疑神仙之徒。不謂從人間至矣。有頃。寺鐘鳴。天將曉。紅娘促去。崔氏嬌啼宛轉。紅娘又捧之而去。終夕無一言。張生辨色而興。自疑曰。豈其夢邪。及明。覩粧在臂。香在衣。淚光熒熒然。猶瑩於茵席而已。是後十餘日。杳不復至。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。未畢。而紅娘適至。因授之以貽崔氏。自是復容之。朝隱而出。暮隱而入。同安於龔所謂西廂者。幾一月矣。張生常詰鄭氏之情。則曰。知不可奈何矣。因欲就成之。亡何。張生將之長安。先以詩諭之。崔氏宛無難詞。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。將行之夕。再不復可見。而張生遂西。不數月。復游於蒲。舍於崔氏者。又累月。崔氏甚工刀札。善屬文。求索再三。終不可見。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之。亦不甚觀覽。大略崔之出人者。勢必窮極。而貌若不知。言則敏辨。而寡於酬對。待張之意甚厚。然未嘗以詞繼之。時愁艷幽邃。恆若不識。喜懼之容。亦罕形見。異時獨夜操琴。愁弄悽惻。張竊聽之。求之則終不復鼓矣。以是愈惑之。張生俄以文調及期。又當西去。當去之夕。不復自言其情。愁歎於崔氏之側。崔已陰知將訣矣。恭貌怡聲。徐謂張曰。始亂之。終棄之。固其宜矣。愚不敢恨。必也君亂之。君終之。君之惠也。則沒身之誓。其有終矣。又何必深感於此行。然而君既不憚。無以奉寧。君常謂我善鼓琴。向時羞顏所不能及。今且往矣。既君此誠。因命拂琴。鼓霓裳羽衣序。不數聲。哀音怨亂。不復知其是曲也。左右皆歎歎。崔亦遽止之。投琴泣下。流漣趨歸鄭所。遂不復至。明旦而張行。明年文戰不勝。遂止於京。因貽書於崔以

廣其意。崔氏緘報之詞。粗載於此云。奉覽來問。撫愛過深。兒女之情。悲喜交集。兼惠花勝一合。口脂五寸。致耀首膏唇之飾。雖荷殊恩。誰復爲容。睹物增懷。但積悲歎耳。伏承示於京中就業。進修之道。固在便安。但恨僻陋之人。永以遐棄。命也如此。知復何言。自去秋以來。常忽忽如有所失。於誼誼之下。或勉爲語笑。閑宵自處。無不淚零。乃至夢寐之間。亦多欷歔感咽。離憂之思。綢繆繾綣。暫若尋常。幽會未終。驚魂已斷。雖半衾如煖。而思之甚遙。一昨拜辭。倏逾舊歲。長安行樂之地。觸緒牽情。何幸不忘幽微。眷念亡斃。鄙薄之志。無以奉酬。至於終始之盟。則固不忒。憶昔中表相因。或同宴處。婢僕見誘。遂致私誠。兒女之心。不能自固。君子有援琴之挑。鄙人無投梭之拒。及薦寢席。義盛意深。愚細之情。永謂終託。豈期既見君子。而不能定情。致有自獻之羞。不復明侍巾櫛。沒身永恨。含歎何言。倘仁人用心。俯遂幽眇。雖死之日。猶生之年。如或達士略情。舍小從大。以先配爲醜行。謂要盟之可欺。則當骨化形銷。丹誠不沒。因風委露。猶託清塵。存沒之誠。言盡於此。臨紙嗚咽。情不能中。千萬珍重。珍重千萬。玉環一枚。是兒嬰年所弄。寄充君子下體所佩。玉取其堅潤不渝。環取其終始不絕。兼亂絲一絢。文竹茶碾子一枚。此數物不足見珍。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。俾志如環不解。淚痕在竹。愁緒縈絲。因物達誠。永以爲好耳。心邇身遐。拜會無期。幽憤所鍾。千里神合。千萬珍重。春風多厲。強飯爲佳。慎言自保。無以鄙爲深念。張生發其書於所知。由是時人多聞之。所善楊巨源好屬詞。因爲賦崔嬈詩一絕云。清潤潘郎玉不如。中庭蕙草雪銷初。風流才子多春思。腸斷蕭嬈一紙書。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曰。微月透簾櫳。螢光度碧空。遙天初縹緲。低樹漸蔥蘢。龍吹

過庭竹。鸞歌拂井桐。羅綺垂薄露。環珮響輕風。絳節隨金母。雲心捧玉童。更深人悄悄。晨會雨濛濛。珠盤  
光文履。花明隱繡籠。瑤釵行彩鳳。羅帳掩丹虹。言自瑤華浦。將朝碧玉宮。因游里城北。偶向宋家東。戲調  
初微拒。柔情已暗通。低環蟬影動。迴步玉塵蒙。轉面流花雪。登床抱綺叢。鴛鴦交頸舞。翡翠合歡籠。眉黛  
羞偏聚。唇朱暖更融。氣清蘭蕊馥。膚潤玉肌豐。無力慵移履。多情愛飲躬。汗光珠點點。髮亂綠蔥蔥。方喜  
千年會。俄聞五夜窮。留連時有限。繡轡意難終。慢臉含愁態。芳詞誓素衷。贈環明運合。留結表心同。啼粉  
流清鏡。殘燈透開蟲。華光猶冉冉。旭日漸曛曛。乘鶩還歸洛。吹簫亦上嵩。衣香猶染麝。枕膩尚殘紅。霧鬢  
臨塘草。飄飄思洛蓬。素琴鳴怨鶴。清漢望歸鴻。海闊誠難度。天高不易冲。行雲無處所。蕭史在樓中。張之  
友聞之者。莫不聳異之。然而張亦志絕矣。稹特與張厚。因徵其詞。張曰。大凡天之所命。尤物也。不妖其身。  
必妖於人。使崔氏子遇合富貴。乘寵嬌。不爲雲爲雨。則爲蛟爲螭。吾不知其所變化矣。昔殷之辛。周之幽。  
據百萬之國。其勢甚厚。然而一女子敗之。潰其衆。屠其身。至今爲天下僂笑。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。是用  
忍情。於時坐者皆爲深歎。後歲餘。崔已委身於人。張亦有所娶。後乃因其夫言於崔。求以外兄見。夫語之  
而崔終不爲出。張怨念之誠。動於顏色。崔知之。潛賦一章。詞曰。自從別後減容光。萬轉千迴懶下床。不爲  
傍人羞不起。爲郎憔悴却羞郎。竟不之見。後數日。張生將行。又賦一章以謝絕之。棄置今何道。當時且自  
親。還將舊來意。憐取眼前人。自是絕不復知矣。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。予嘗於明會之中。往往及此意  
者。使夫知者不爲。爲之者不惑。貞元歲九月。執事李公垂宿於子靖安里第。語及於是。公垂卓然稱異。遂



爲鶯鶯歌以傳之。崔氏小名鶯鶯。公垂以命篇。

李紳相公鶯鶯本傳歌附

伯勞飛遲燕飛疾。垂楊綻金花笑日。綠窗嬌女字鶯鶯。金雀繡鬢年十七。黃姑上天阿母在。寂寞霜姿素蓮質。門掩重關蕭寺中。芳草花時不會出。

元微之古艷詩詞

春詞二首

春來頻到宋家東。垂袖開懷待好風。鶯藏柳暗無人語。惟有牆花滿樹紅。

其二

深院無人草樹光。嬌鶯不語趁陰藏。等閑弄水浮花片。流出門前賺阮郎。

鶯鶯詩一首

殷紅淺碧舊衣裳。取次梳頭雅淡妝。夜合帶烟籠曉日。牡丹經雨泣殘陽。依稀似笑還非笑。彷彿聞香不是香。頻動橫波嬌<sup>一作</sup>不語。等閒教見小兒郎。

離思五首

自愛殘妝曉鏡中。銀釵鈿篸綠絲髮。須臾日射<sup>一作</sup>臙脂頰。一朵紅酥旋欲融。

其二

山泉散漫繞階流。萬樹桃花映小樓。閒讀道書慵未起。水晶簾下看梳頭。

其三

紅羅著壓遂時新。杏子花紗嫩麴塵。第一莫嫌才地薄。些些紕縵最宜人。

其四

曾經滄海難爲水。除却巫山不是雲。取次花叢嬾迴顧。半緣修道半緣君。

其五

尋常百種花齊發。偏摘梨花與白人。今日江頭兩三樹。可憐枝葉度殘春。

春曉詞一首

半欲天明半未明。醉聞花氣睡聞鶯。娃兒撼起鐘聲動。二十年前曉寺情。

古決絕詞三首

乍可爲天上牽牛織女星。不願爲庭前紅槿枝。七月七日一相見。故心終不移。那能朝開暮飛去。一任東西南北吹。分不兩相守。恨不兩相思。對面且如此。背面當何如。春風撩亂伯勞語。此時拋去時。握子苦相問。竟不言後期。君情既決絕。妾意亦參差。借如死生別。安得長苦悲。

其二

噫春冰之將泮。何余懷之獨結。有美一人。於焉曠絕。一日不見。比一日於三年。况三年之曠永別。水得

風兮小而已波。筍在苞兮高不見節。矧桃李之當春。競衆人之扳折。我自顧悠悠而若雲。又安能保君  
皓皓之如雪。感破鏡之分明。視淚痕之餘血。幸他人之既不我先。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我奪。已焉哉。  
織女嫁黃姑。一年一度暫相見。彼此隔河何事無。

其三

夜夜相抱眠。幽懷尙沉結。那堪一年事。長遣一宵說。但感久相思。何暇暫相悅。虹橋流薄恨。天鷄識時  
節。曙色漸曠曠。華星次明滅。一去又一年。一作一年年何時可一作徹。有此超遞期。不如死生別。天公隔一作  
既。是妬相憐。何不便教相決絕。

雜憶五首

今年寒食無月光。夜色纔侵已上床。憶得雙文通內裏。玉龍深處暗聞香。聞當

其二

花籠微月竹籠烟。百尺絲繩拂地懸。憶得雙文人靜後。潛教桃葉送秋千。

其三

寒輕夜淺遠迴廊。不辨花叢暗辨香。憶得雙文籠月下。小樓前後捉迷藏。

其四

山榴似火葉相兼。亞拂低牆半拂簷。憶得雙文獨披掩。滿頭花草倚新簾。

其五

春冰消盡碧波湖。漾影殘霞似有無。憶得雙文衫子薄。鉤頭雲暎褪紅酥。

贈雙文一首

艷極翻含態。憐多轉自嬌。有時還自笑。閑坐更無聊。曉日行看墮。春酥旋欲消。何因肯垂手。一作首不敢望回腰。

王性之辨證

嘗讀蘇內翰贈子野詩云。詩人老去鶯鶯在。注言所謂張生。乃張籍也。僕按微之所作傳奇。鶯鶯事在貞元十六年春。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。乃在十七年。而唐登科記。張籍以貞元十五年商郢下登科。既先二年。決非張籍明矣。每觀斯文。撫卷歎息。未知張生果爲何人。意其非微之一等人。不可當也。會清源莊季裕。爲僕言友人楊阜公。嘗讀微之所作姨母鄭氏墓誌云。其既喪夫。遭軍亂。微之爲保護其家備至。則所謂傳奇者。盡微之自敘。特假他姓以避就耳。僕退而考微之長慶集。不見所謂鄭氏誌文。豈僕家所收未完。或別有他本。然細味微之所敘。及考於他書。則與季裕之所說皆合。蓋昔人事有倖於義者。多托之鬼神夢寐。或假之他人。或云見別書。後世猶可考也。微之心不自抑。既出之翰墨。姑易其姓氏耳。不然。爲人敘事。安能委曲詳盡如此。按樂天作微之墓誌。以太和五年薨。年五十三。則當以大歷十四年己未生。至貞元十六年庚辰。正二十二歲。傳奇言生年二十二歲。未知女色。又韓退之

作微之妻。韋叢誌文。作培韋氏時。微之始以選為校書郎。正傳奇所謂後歲餘。生亦有所娶者也。貞

十八年。微之始中書判拔萃。授校書郎。年二十四。又微之作陸氏姊誌云。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鄭濟。白樂天作微之母鄭

夫人誌。亦言鄭濟女。而唐崔氏譜永寧定。一作尉鵬。亦娶鄭濟女。則鶯鶯者。乃崔鵬之女。於微之為中

表。正傳奇所謂鄭氏為異派之從母者也。非特此而已。僕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艷詩百餘篇。中有春

詞二首。其間皆隱鶯字。傳奇言生立續春詞二首。以及自有鶯鶯詩。離思詩。雜憶詩。與傳奇所載猶

一家說也。又有古決絕詞。夢遊春詞。前敍所遇。後言捨之以義。及敍娶韋氏之年。與此無少異者。游

春詞云。當年二紀初。佳節三星度。章門正全盛。出入多歡裕。二紀初。謂二十四歲也。其詩多言雙文。意謂二鶯字為雙文也。并書於後。使覽者

可考焉。又意古艷詩。多微之專因鶯鶯而作無疑。又微之百韻詩。寄樂天云。山岫常階翠。牆花拂面

枝。鶯聲愛嬌小。燕翼翫逶迤。注昔于賦詩云。為見牆頭拂面花。時惟樂天知此事。又云。幼年與蒲中

詩人楊巨源友善。曰課詩。傳奇云。生發其書於所知。子亦聞其凡是數端。有一於此。可驗決為微之

無疑。况於如是之衆邪。然必更以張生者。豈元與張受性命氏。本同所自出邪。張姓出元氏之後。元

姓元氏。改僕喜討論。考合同異。每聞一事。隱而未見。及可見而不同。如瓦礫之在懷。必欲討問。歸於

一說而後已。嘗謂讀千載之書。探千載之迹。必須盡見當時事理。如身履其間。絲分縷解。終始備盡。

乃可以置議論。若略執一言一事。未見其餘。則事之相戾者多矣。又謂前世之事。無不可考者。特學

者觀書少而未見爾。微之所遇合。雖涉於流宕自放。不中禮義。然名輩流風。流風一作風流。餘韻。照映後世。

亦人間可喜事。而士之臻此者特鮮矣。雖巧爲遷就。然意微而顯。見於微之。其他文辭者。彰著又如。此故反復抑揚。張而明之。以信其說。他時見所謂姨母鄭氏誌文。當詳載於後云。